

归有光的“至情论”及其散文创作

吴永萍

(西北师范大学 图书馆,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归有光所提出的“匹夫匹妇以为当然, 是天下之至情”的“至情论”,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创精神。正是基于对人间至情的珍视, 归有光才能毫不吝惜地将“至情”延伸至人性中的各类情感, 并真诚地加以赞美, 从而创作出大量感人至深的散文作品, 具体体现在家庭亲情、乡曲应酬、经世致用三类作品之中, 而以家庭亲情散文最具特色。

【关键词】 归有光; 散文; “至情”; 理论与创作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07X(2006)04-0037-04

The Theory of “Truly Affection” by Gui Youguang and His Essays

WU Yong-ping

(The Library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ruly affections” proposes by Gui Youguang as in his say “the affection between man and woman is the best treasure in the world which is taken for granted by people” was entitled to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s and creation. Based on the cherishing of truly affections, Gui Youguang extended his theory into different emotions of humanity without any hesitation and also gave them high praise. As a result, he wrote many essays which were deeply emotional. His theory was detailed in his works which were about the love between family members, social activities in town and some criticism of the current events and governments. Special features were greatly reflected in his essays about love in families.

Key words: Gui Youguang; essay; “truly affection”; theory and creation

一、归有光的“至情论”

归有光散文远承司马迁《史记》文风而能得其神理, 后继韩愈、欧阳修散文余绪而更显宽泛, 向下则开方苞、姚鼐等桐城派散文先河, 尤其注重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16 世纪以降, 明代诗文领域复古思潮日趋活跃, 归有光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 诗必盛唐”、过分强调法度格调, 从而陷入拟古窠臼的弊端, 以自己清新和富于真情的散文创作起而反对拟古主义文风。归有光认为, 学习古人文章必须“有意于以神求之”, 传递人性中的至情^[1]。《与沈敬甫》云:“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 自谓欲追秦、汉, 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 海内宗之, 翕然成风, 可谓悼叹耳!”矛头直指当时主盟文坛的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 批判的锋芒尤为尖锐。

在《项思尧文集序》中, 归有光直斥王世贞:“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 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 而世道以蚍蜉撼之, 可悲也! 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欤?”^[1]晚年的王世贞折服于归氏的散文造诣, 作《归太仆赞并序》曰:“先生于古文词, 虽出自史、汉, 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 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 超然当名家矣。”^[2]

归有光一生命运多舛, 经历坎坷。一方面, 科场、仕途的淹蹇使他长期以读书授徒为业而名播四方, 并为他精益求精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同时, 科考的经历也磨练了他八股制义的文笔, 而能融于古文写作中, 形成理路分明、简洁凝练的创作风格。另一方面, 家庭生活屡遭变故, 使归有光倍受情感的折磨。幼年丧母的不

【收稿日期】 2005-05-09

【作者简介】 吴永萍(1971—), 女, 甘肃定西人, 西北师范大学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二、归有光散文之“至情”

幸、壮年丧妻的悲凉和老年丧失儿女的创痛使他对人间“至情”有着尤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使其散文倍添深挚浓郁的感情色彩。对人生意义和文学价值的重新思考,必然引出迥异于前人的结论。陈建华先生认为:“归有光所以能写出《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感人至深、久诵不衰的作品,正是与对‘道’是‘天下之至情’的认识有关。如此注意日常琐事的描写,已包涵着对人生的新理解。”^[3] 归有光对情感与众不同的理解就在于充分关注和欣赏“匹夫匹妇”的“至情”。正是因为充分认识到了夫妻、父子、父女之情的价值,在归氏散文中才会直言不讳、不厌其烦地倾诉这类情感,从而使归文以深挚的情感保持了文学的生命原动力,并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共鸣。通观归有光文集,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基于对人间至情的珍视,归有光才能毫不吝惜地将“至情”延伸至人性中的各类情感,并真诚地加以赞美,从而创作出大量感人至深的散文作品。

“夫惟匹夫匹妇以为当然,是天下之至情”,至情首先是家庭亲情^[2]。《与王子敬四首》云:“儿子扩志,附去二通,其一与子钦。去年令读《骚》,即此时也。兼以时序相感,痛不忍言。此亦至情,尝为人所嘲笑,岂皆无心人者哉?父亲痛悼亡儿乃天经地义的人间‘至情’,却遭人嘲笑,无奈的叹息中包含着无限的伤痛和愤慨。朋友之情亦为至情。《与徐子与三首》其一云:“尊使还后,复与仲尉所领袖教,感荷至情。”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援助,也是至情,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理想状态;《与曹含斋编修二首》如是说:“人之相逢也观乎其情……苟其可以与之不待其求,可以求之不待其与,此可以言至情矣。”

钱基博先生指出:归有光突破前代大家、独树一帜的秘诀在于家常琐屑中蕴涵至情,以极挚之情出于极淡之笔,“至有光出,而专致力于家常琐屑之描写;其尤恻恻动人者,如《先妣事略》《归府君墓志铭》《寒花葬志》《项脊轩志》诸文,悼亡念存,极挚之情,而写以极淡之笔,睹物怀人,此意境人人所有,此妙笔人人所无,而所以成其为震川之文,开韩、柳、欧、苏未辟之境也。”^[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载:“熙甫重平生知己,每叙张文隐事,辄为流涕。”^[5] 归有光性情之真挚,由此可见一斑。以真感情发为文章,是归有光散文的动人之处,也奠定了归有光不可或缺的文学史地位。

归有光一生著作繁富,广涉经史子集各部。纵观归氏文集,无论家庭亲情散文、乡曲应酬之作,还是经世致用之文,归有光纯厚恳挚的性情和严谨的创作态度一以贯之,以真感情发为文章的“至情论”延及人性的各个层面。乡曲应酬之作“言必由衷、情真文好”,并不为体裁、题材所囿,抒发真情的创作个性和文章风格一如既往^[6];经世致用之文简洁凝练、感人至深,以对世运民情的真切关注抒发一己之真见识、真性情,下笔行文各臻其妙;家庭亲情散文则包涵着归有光对“匹夫匹妇”之情乃“天下之至情”的独特生命体验和深刻理解,是归氏散文突破前代大家而独树一帜,并以挚诚的情感保持文学的生命原动力,从而引起读者强烈共鸣的秘诀之所在。

(一)乡曲应酬之作

归有光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篇应酬文字,虽然文章形式属于应酬,但其创作的动机、目的和感情的投入与一般文学创作并无二致。如《李南楼行状》,文章写法一如记叙文,叙事凄恻哀婉,能在行状中变体而抒写真情。又如《赵汝渊墓志铭》,文中虽记叙家世谱系,后附铭文,而文体谨严,文字极简洁、高古,体现出“古文家的真功夫”^[7]。再如《见村楼记》云:“忽忽二纪,不意遂已隔世。今独对其幼子饭,悲怅者久之。”全文层次分明,文字雅洁,追忆与亡友的深挚友情自然亲切。乡曲应酬之作一如既往地体现出归有光散文的“至情”,于不经意间情感自然流露,欢愉凄恻之情溢于言外。

(二)经世致用之文

尽管归有光一生地位寒微,但他始终关心着国运民情,表现出对社会现实、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归有光经世致用的思想抱负,饱含着治世的热情,构成了他文学创作、学术思想和道德操行的整体,由此所反映出的高洁品质与他的散文创作密切相关。例如在自然灾害和寇患面前,归有光奋身参加防范,真切关心民瘼,并不以地位低微而放弃条陈世务的机会。如“其所著《三江》《水利》等篇,南海海公用其言,全活江省生灵数十万”^[2]。《御倭议》《上总制书》等文,言简意赅,情真意切,所述情状令人触目惊心,其御倭方略被采纳后,收效显著。此类文章条理清晰,分析深入浅出,以铿锵的文词表现出一位有识之士拳拳爱国爱民之

情。在长兴县令任上颁发的《长兴县编审告示》，则以义正辞严的语词对剥害百姓的大户发出严正的警告，表现出归有光刚正不阿、廉洁不苟的社会责任意识。在《贞女论》中，归有光对违反人性的道学予以猛烈的抨击，表现出不随流俗，独立谨严的治学精神。这种精神与他注重人间“至情”的散文风格一脉相承。在经世致用类散文中，归有光散文之“至情”一以贯之。

(三)家庭亲情散文

归有光散文作品大量抒写家庭亲情，且不为体裁所限。有墓志，如《亡儿 a 孙圻志》《女二二圻志》；有祭文，如《祭外姑文》；有记，如《思子亭记》《畏垒亭记》《世美堂后记》等；有赞，如《王氏画赞》；有事略，如《先妣事略》《请救命事略》等。这类散文，取材家庭琐事，往往选取自己印象最深、最能体现“至情”的言行来写，体现出归文对亲情的珍视，在中国古代同类文体中极为罕见。尽管中国古代文学有着非常深厚和源远流长的抒情传统，但如归氏在散文中如此持久、集中地专注于家庭、亲情的抒写，却是别具一格。

从归有光散文可以看出，在其一生中，母亲、妻子、儿女是他的至爱；夫妻、父（母）子之情在他眼里是最为挚诚的人间“至情”。抒发夫妻深情与父母、儿女真情的文章有着一致的风格，即所谓“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惘然有隐”。归氏家庭亲情类散文，几乎均属回忆性散文，美好的人与事早已消逝，旧事重提，尤其牵动心弦。人是个体的，富于情感和生命的体验。归文所抒发的与人伦亲情密切相关、细微而贴切的生活感受，因其生动的细节、深挚的情感打动了有明以来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晚清古文名家林纾盛赞归文：“琐屑屑，均家常之语，乃至百读不厌，斯亦奇矣。”^[8]并认为归有光能够把家庭琐事纳入“轩”内，不至散漫繁赘，而使之融为一体，尤得欧阳修法乳，得古文之精义，在具体表述上又别开生面。现代国学大师钱穆称许归有光为有明一代“懂得文学真趣”、“获古人文学真传”的极少数人之一，并认为家庭琐事、日常生活的描写，是归有光成为明代最优秀的散文家之一的关键所在。

归有光八岁丧母，对母亲的记忆极为有限。他笔下所写母亲的慈爱，多来自老仆的回忆和幼年时依稀感受到的母亲的严格，更多表现为一种人生的缺憾。母爱的缺失使他倍加珍视这份亲情。《项脊轩志》写母亲对儿女的关爱：“娘以指扣

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口语化的语言描摹出母亲生动鲜活的慈母情态。《先妣事略》写母亲的勤劳精明：“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文中追怀母亲去世时凄恻伤恻的场面：“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文末由衷悲叹“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伯妣徐孺人权厝志》写道：“每见伯父母双双，竟惨然泪下”。《请救命事略》抒写自己未及第而家父先逝的追悔：“及先人之方歿，而始获一第，曾不得一日之禄养，所以为终天之恨。”悔疚中固然透着方巾气，但父子深情溢于言表。

在妻儿身边，归有光的情感温馨而实在。他由衷地以妻儿为自豪，视之为人生的支柱和幸福来源。《请救命事略》云：“生平于世无所得意，独有二妻之贤。”《与沈敬甫七首》云：“吾妻之贤，虽史传所无。”对妻子的赞誉不加掩饰。《思子亭记》云：“最爱吾儿与诸弟游戏穿走长廊之间。儿来时九岁，今十六矣，诸弟少者三岁，六岁，九岁。此余生平之乐事也。”然而，令他倍感欣慰的亲人却都未能和他相守终身，在他的生命旅程中，打下了伤痛的印记。《寒花葬志》在对寒花不幸早逝的叹惋哀悼中寄寓着对先妻魏氏的无尽思念。《项脊轩志》结尾写道：“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亡妻手植之树业已郁郁葱葱，植树之人却奄然久去，人去树存，睹树思人，孤苦凄凉，表面的平静中萦绕着哀而不绝的余韵。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其《亡儿 a 孙圻志》^①《思子亭记》均为悼念十六岁夭亡的长子而作。前篇历述亡儿生前的历历往事，追述爱子在病中体贴父母的感人情景，絮絮道来，泣泪交加，字字句句浸透着歉疚、悔恨的骨肉至情。后篇长歌当哭，如痴如愚，竟“相信”守冢人“薄暮见儿衣绿衣，在厅堂中”，幻想“当必有一日见吾儿翩然来归者”。看似平静的叙写中涌动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与创痛。《女如兰圻志》抒写女儿如兰未得到自己特别爱抚的痛悔：“予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抚，临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为也？”《女二二圻志》记述女二二亡于意外，哀痛之情溢于言外：“及予出门，二二尚跃入予怀中……予乙未以来，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见，可哀也已。”

家庭亲情类散文尤其以浓郁的人间“至情”拓宽了散文的题材领域，为传统散文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在散文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开拓意义。

在归有光散文接受史中,明末清初的钱谦益、黄宗羲以通观中国散文史的眼光,最早确立了归有光极高的文学史地位,为归有光散文的接受打开了重要通道。黄宗羲誉其文为“明文第一”;钱谦益《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对归有光推崇备至:“其畅也,其厉也,其洁也,学者举不能知,而先生独深知而自得之。”^[2]并以归有光为“导夫先路”的前辈,指出了归氏散文的渊源、承传和精益求精的艺术特点。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在《钝翁类稿·序》中,从明代散文发展的角度肯定归有光“明自永、宣以下,尚台阁体;化、治以下,尚伪秦汉,天下无真文章百数十年。震川归氏起于吾郡,以妙远不测之旨,发其澹宕不收之音,扫台阁之肤痛,斥伪体之恶浊,而于唐宋七大家及浙东道学体又不相沿袭,盖文之超绝者也。”^[3]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概括出归有光散文的艺术魅力:“所为抒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嗟叹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4]方苞《书震川先生文集后》云:“震川之文,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不修饰而能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2]选注《归有光文》的胡怀琛先生认为“桐城文”之平淡处,确是出于归

有光;但“桐城文”之缺乏真情实感、力避俚俗,却与归有光散文的富于真情、不避俚俗大相径庭。

总之,人生琐屑中蕴涵人间之“至情”,使归有光散文尤为恻恻动人,也是奠定了归有光文学史地位的关键之所在。

【注释】

① a: 左边为曾,右边为羽。

【参考文献】

- [1] 张家英,归有光散文选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3] 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14至17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 [4]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5] 胡怀琛选注,归有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
- [6] 沈新林,论归有光的乡曲应酬之作[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4.
- [7]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四卷[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 [8] 论文偶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责任编辑:马争朝]